

# 在伊犁打工的日子



## 喝茶赏荷

近日,浙江杭州西湖荷花进入盛花期,西湖水域24块荷花区约150亩荷花渐次开放。图为游客在曲院风荷景区喝茶赏荷。  
新华社记者翁忻昶摄

## 在大觉山谷

王爽

五月的晚风  
起伏于渐渐暗去的峰峦

那一众清凉的雨滴  
应该是山那边的云邀迳我们而来  
一点点落在南源湾的青石板上

我们在绿野间的竹席中  
看一条清溪乖乖地向远处流淌  
听雨打在席顶上  
听雨打在溪畔的芭蕉叶上  
这一刻,我们聆听到了云的心跳  
这一刻,我们呼吸到了山的气息

只是日子局促  
来不及  
让大觉山的纯净和安宁  
纯净我 安宁我  
让漠视千余载凄凉的大觉者  
赦免我

也许有一天我会属于一座山林  
像鸟儿遗落的一粒草籽

## 童年的酸枣树

周养俊

我的老家在白鹿原下、浐河边上,村子里长满了树。我最难忘的,是山坡上的酸枣树。酸枣树身材矮小,一簇簇,一丛丛,很难长成参天大树。酸枣树生长的地方都贫瘠,不是在悬崖峭壁上,就是在山坡的崖畔上。好在,酸枣树的生命力极强,只要脚下有一把黄土,它就能生根发芽、顽强生长。

春天,万物生发,百花绽放,酸枣树好像还在睡眠中。近乎黑色的枝干上很难生出绿色来,一直到春天就要结束的时候,它才伸展腰肢,吐出嫩绿。

夏天麦稍发黄的时候,酸枣米粒大的黄花悄悄开放了。它的花,小巧、精致,由五个小花瓣组成,远远望去,像是一片片小星星。酸枣花凋谢后,圆形或者椭圆形的酸枣就出现了,一粒粒地缀在树枝上。小酸枣是深绿色的,藏在同样颜色的叶子里很难被发现。风吹、日晒、雨淋,时间长了,酸枣才呈现出白色,而且一天天变大。

秋天,酸枣由白色变成了半黄半红,渐渐地全身完全红了,在秋风里摇头晃脑地展示自己的风姿。不过,关注酸枣的人并不多,因为它皮厚肉少,味道也不比其他水果鲜美,喜欢它的只是那些顽皮的孩子。

我的童年,是伴随着酸枣成长的。那时候,我们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上山放羊。我们把羊放在山坡上,就开始割草、打柴火。酸枣树周围的草最茂盛,红了的酸枣对我们很有吸引力。每年中秋节前后,打酸枣就是我们必干的事情。

一群孩子,手持铁钩,成群结队奔跑在山坡上,去找最大的酸枣树,打最大个儿、最好吃的酸枣。直到腰酸得咬不动了,口袋里鼓鼓囊囊装不下了,这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。那年代,乡下孩子们没有零食吃,酸枣一直填补着我们小吃食的空白,丰富着我们童年的味道。

酸枣树其实浑身长满了刺。但是到它红了的时候,刺再多也挡不住孩子们。打酸枣少不了被刺划破衣服、扎伤手,回家也少不了被家长打骂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,谁也记不清,第一天发誓再也不和酸枣“玩了”,第二天忍不住又去了。

近些年秋天回老家,看到不少人上山坡打酸枣。他们把酸枣树砍下来,放在一张彩布上抽打,把打落的酸枣卖给收购者。据说酸枣是药材,可以生津开胃,对治疗失眠病有很好的功效。

离开故乡50多年了,每到秋天,看到水果店里摆满的各色瓜果,我就会想起故乡山坡上的酸枣来。我想念酸枣的味道,和我的童年。

然后一手提一个桶来到脚手架下,再借用巧力,把桶提到大工的手脚架上放好。第一天我的手心就红肿了,第二天水泡出来了,接着水泡破了,但还是要忍着疼痛和疲惫,坚持完成每天的任务。干活时,不知是谁又唱起了陈星的《新打工谣》,让沙迷了我的眼……

其实,如果可以,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四处漂泊?作为农民工的我,并不觉得我们比谁低一等。千千万万的农民工,或许不懂得欣赏风花雪月,但却吃苦耐劳,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汗水浸染过的。朴实的眼神里,没有过多的奢望,只盼着年底返乡时,能和家人们一起,过上一个好年。



时搭建的简易工棚也腾了出来。为了继续蹭住,我们便搬进这四面漏风的“豪华公寓”。刘禹锡当年的陋室,也没有这么凉快吧。刺骨的雪风热情地从参差的门板中钻进来,把刚晾在屋里的衣服变成了一块块超级冰棒。老表说,这时的衣服不能动,很脆的,容易折断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新疆的冬天,民房里是要烧煤取暖的,小区楼房则有统一供暖的暖气。后来,我也住上了烧煤取暖的小院。再后来,我又住上了温暖的楼房。

为了让明天的生活更美好,男人们大多做了大工。你看他拿起了砖刀,甩开膀子,任汗水滑过黝黑黝黑的皮肤,武林高手一般,给砖块抹上灰浆,一按、一揉、一捞、一刮。他砌每块砖都重复这简单的动作,就这样日复一日,把楼层越砌越高,高人云霄。

女人们有去食堂做饭的,有搅拌灰浆的,有开塔吊的,有负责搬运的……我被安排做了小工。我先用铁铲把两个灰桶装满灰浆,

仗着会木工,我们先钉了两个长凳子,然后找来几块木板铺上,“席梦思”就做好了。可是没过几天,楼上干活用水时,那多余的水就从楼板缝隙中漏了下来,楼下顿时成了“水帘洞”,我们跑得比孙猴子还快,赶回去“搬家”。

那个我们居然搬了六次“新家”,最后搬进了阴冷潮湿的地下室,可算住了一段安稳的日子。

到了夏天大雨季节,有一天早上醒来,我发现地下室涨了一尺来深的水。挽起裤脚来回蹚在水里,有一丝回到贪玩儿时的感觉。但为了保卫只安放了一张床的家,我们组织了“抗洪队伍”,把水一桶一桶的从地下室提出去倒入下水道。

时光如梭,冬天款款而来,带来了洁白的雪。那雪有时温柔如鹅毛,有时精致如花朵,有时又如米粒一样坚硬,凌乱地击打在脸上,让人疼得仿佛中了沙枪。

这时工地已经停工,大部队撤离了,开工

## 夏日草原

夏日,青海省南部的高原草原一碧千里,与雪山、白云相映成趣,景色宜人。图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的高原草原上,当地牧民在放牧。  
新华社记者张龙摄



## 父亲的厚望

章长生

从我记事起,父亲便对我寄予厚望。他希望我好好读书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父亲只勉强读了一个学期的初中,便因家贫辍学。他当时只有15岁,从此就去生产队干活了。

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。5岁时,他开始教我认一些简单的文字。那时我特别贪玩,不愿记、不想学,但他不厌其烦地教我,手中还拿着一根小木条,我只要不认真,他就打我的手心。

6岁那年,我上了小学。新领回家的语文课本,被年幼的弟弟一页页拦腰撕断。我当时哭得很伤心。父亲从商店里买回薄而透明的纸,裁剪成一张张张小纸条,用清色的米汤一页页把书本粘起来。他粘得那么小心翼翼。

每学年我都被评选为“三好学生”。领奖那天,父亲再忙也会放下农活,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看着老师边念学生的名字边发奖状。我看见父亲的脸上始终挂着笑。

父亲对我十分严厉。有一次,我与小伙伴们打扑克,他瞧见了,不管三七二十一,把扑克撕得粉碎,并打了我一顿。多年后我提起此事,他说,怕我从小沾上赌博的习性。

上中学后,父亲定期帮我背大米和咸菜到学校。学校离家有十几公里,他舍不得掏钱坐汽车,每次都是走着去学校,又走着赶回去种地。他的肩上搭着一块毛巾,是擦汗用的。

得知我高考落榜的消息,父亲没说什么,在家里埋头抽了一整天的闷烟。后来,村里张贴了征兵通知,父亲询问我选择复读还是当兵,我说想去部队,他便送我参军。他送我到村口时,往我口袋里塞了一些零钱,对我说,到部队好好干,争取考上军校。

新兵下连后,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高中书本。后来,我如愿以偿考取了军校。成为军官后,父亲经常写信或打电话教育我,要不忘党恩、饮水思源、爱岗敬业、为国奉献。

2007年夏天,我随部队在外执行演习任务。父亲突发急病,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母亲说,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:很想念远在边疆服役的我,让我在部队好好干。

屈指数来,父亲离开人世已有16年了。在部队,我从一名列兵晋升到副团职才转业。转业后,我成了一名基层公务员。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,我都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想,我应该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。

乔俊

甘肃省定西市位于黄土高原深处,虽然过去有“陇中苦瘠甲于天下”之说,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,却有着崇尚礼仪、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,坚守着“农耕文化求生存,诗书传家耀祖宗”的理念。

在陇中一区六县里,尤以通渭县的诗书文化最盛。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与发酵,这里逐渐形成以书画收藏和创作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民间文化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书画艺术更是进入千家万户,庄户人在茶余饭后、农闲季节,也会临帖摹古、挥毫苦练。

走进通渭县的角角落落,能闻到特有的翰墨清香。著名作家张贤亮曾这样赞誉通渭:人间繁华在长安,世上书香数通渭。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辑则把“通渭现象”精确概述为:锄含水云笔含墨,耕罢梯田耕砚田。

据史料记载,从明万历到清末的300多年间,通渭共出进士8人、举人102人、贡生338人、文童秀才数以万计,大多善诗书。历史上还有过众多外地文人才子来通渭执教、从教,其中擅长书画者不少。清乾隆年间任通渭知县的山东籍人士冷文炜擅长书法,其书法作品在通渭收藏颇多,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“家有冷字不算穷”的说法。通渭近现代名人张维垣、冯益山、张守忠等,都是书画艺术界的佼佼者。到改革开放以后,通渭书画事业的发展更是百花齐放,有不少农民兄弟扛起犁头是庄稼把式,拿起笔杆是书画艺人。

“翰墨飘香,书画通渭”,今天的通渭,有书画创作者1万余人。近年来,在定西市委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通渭县先后在兰州、西安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举办各种书画艺术展览,以书画为核心的“通渭现象”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国内外艺术界的广泛认可与高度赞誉。

## 旱塬定西书意浓

这些年,本着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热爱,我也开始了书法创作,并有幸成为甘肃省书协会员。只要在通渭,工作之余,我和同事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书画。作为一名工会干部,我还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“送万福进万家”书法公益活动的号召,组织书法家现场泼墨挥毫。我们拿起笔走进基层厂矿企业、工地社区,为一线职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写春联写“福”字,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千家万户,让广大职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汉字之美。

如今,我的家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、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环境变好了,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,翰墨飘香“通渭现象”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。

## 单位给予的人生

李晚

我把发表文章的报刊与获奖证书送到单位领导办公室,等着领导的表扬。领导随便翻翻后说:“哎呀,小李,我们这个单位不是养作家的,你还是要做正经事、务正业,你要把公文写好,多报道单位的先进事迹。”我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前年,这名领导患癌去世,我和同事结伴去送他。望着他的遗像,我在心里对他说,我听了你的话,写了多年公文,也报道了单位的先进人物、工作成效,也写了不少文学作品。我还想告诉你,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泛霜,我在单位迎送了来来往来的很多同事。我一直蹲守在自己内心幽静的田园里,但那里偶尔也有迷茫的烟云腾起。

曾经,我也感觉到在单位里陷入的困顿,比如公式化的刻板,比如无形之中的碾压,比如幽幽暗暗中蛛网一般理不清的人际关系。有一年,我在冲动之下写了辞职书,决意到省城媒体求职。父亲得知后,半夜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:儿啊,你就在单位好好工作下去,爸也不再要求你当上啥科长主任了,平平安安一辈子就好……

我终于听了父亲的劝告。我去领导办公室收回了辞职书。领导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说:“年轻人,不要冲动行事啊,你在单位好好

工作,单位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父亲是老家村子里第一位大学生,他也是有单位的人。他退休的那天,同事们开了一场欢送会,纷纷发言称赞他平时工作的认真,还回忆起他关心帮助年轻同事的诸多细节。父亲感动得泪水涟涟。

单位给父亲送了一个茶杯和一床毛毯做退休纪念。那个茶杯,父亲用它喝了接近24年的茶。那床毛毯,他也用了24年。他84岁那年去世,往日单位里的一些老同事互相搀扶着前来悼念父亲,令我感动不已。

有单位真好,它给了一个人饭碗,也收纳吞吐着一个人的人生。

对单位这种朴素的感情,我进入中年后体验得更深。我感到日子如白驹过隙,岁月这把一直悬在半空的老刀把敏感的心刺得好疼。有天晚上我在单位加班,我探头去望窗外,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昏黄灯光下晃动,定睛一看,是单位前不久退休的周大哥。我招呼周大哥进办公室来坐一坐,他说,不用了,我就是来单位大门外走一走心里才觉得踏实。

我有天站在单位楼顶,凝望着这幢在城市里不显眼的小楼。这里散发着同事们身体的漫漫气流、精神的悠悠气场,它们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。